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熙朝新語 第十五卷

高宗純皇帝御極六十年，壽寓宏開，篤生人瑞。各直省奏報耆民五世同堂、親見七代八代者，屢見邸抄，然未有如長洲蔣氏之盛者。乾隆丙寅春，內閣中書應焜之祖文源年九十，配張氏年八十九。翰林院編修元益之祖文涵年八十九，配顧氏年八十八。俱五世同堂，親見八代。應焜、元益同日給假，回籍祝壽，海內榮之。時徐雨峰士林為巡撫，制聯稱祝云：「登甲登科，五代兒孫繞膝。難兄難弟，九旬夫婦齊眉。」洵為熙朝盛事。乾隆庚戌，恭逢高宗純皇帝八旬萬壽。先期有詔，以戊申鄉試己酉會試為正科，己酉鄉試庚戌會試為恩科。己酉典江南試者胡閣學高望、賀考功賢志選士公明。闈中向例，於萬壽節將各房考首先呈薦之卷，取中一名，名曰恩卷。然間有二三場疵累或事故不到，不能入彀者。是科金山令奉天於滄來鼇圖房中首薦一卷，主司亟加稱賞，即時批中。及填榜，拆閱彌封姓名，乃知是卷為元和王壽祺。主司監臨及監試簾官輩，無不額手稱慶。聖天子壽考作人，髦士嘉名適符瑞應也。

長洲錢宮聲中諧，康熙己未博學鴻詞科，官翰林院編修。

時湯文正公為江蘇巡撫，贈以題額曰「奎壁凝暉」。乾隆己亥，宮聲元孫榮以第一人舉於鄉。辛丑公車北上時，夢五色雲自空飛下，中有蒼龍直前蟠舞，因以左手持龍角，右手取筆，大書「奎壁凝暉」四字於龍頭上，龍即騰空去。尋中會狀。自前明正統商文毅公輅後，三百三十六年來一人，自唐元和張公又新至是，九百七十六年中第八人也。高宗純皇帝御制三元詩賜之，有「王曾如可繼，遑弼我心存」之句。草茅新進，而簡在帝心如此，豈非厚幸與？

乾隆甲辰，餘在四川成都府城隍廟見一道士，清麗如鶴，發半白，問其年，曰：「不知也。」因言今歲聖駕南巡，惜未得瞻仰天顏。餘異其言，因問：「吾師曾至江浙否？」道士備述聖祖六幸江浙諸慶典，並沿途景亭名勝所在，歷歷如繪。非躬逢其盛者不能道，殆二百歲人也。

崇化屯屬之刮耳岩，為大金川要道，蜿蜒線棧，約長三里。

山岩如削，石壁峻。俯聳作欲墮狀。下視大江，蒼茫無際，濤聲雷動，往來者捫壁附石，轉側僂偻，勢與俱傾，苟一眩暈，顛蹙無底。王師平定噶拉依，循岩築石為欄。行人過此，咸誦阿文成公之偉烈。北行七十里，名龍登碛，即福貝子駐兵處。

福貝子康安，後追封郡王，大學士傅忠勇公次子。年十九，以頭等侍衛統兵，隨定西溫將軍福徵大金川叛酋莎羅奔，進駐龍登碛。木果木兵潰，貝子以眾寡不敵，且戰且退。行至刮耳岩，痧脹墜馬，家人恐懼，委之而遁。重慶營戰兵王貴見貝子呻吟草中，奇其狀貌，負而疾馳七十里，抵沃什站。適阿文成公自西路撤兵至沃，一面飭令隨營太醫診視，立遣將備以安輿，送入關。五十年，貝子節制全蜀，閱兵至渝，憶及王貴刮耳岩之功，立諭鎮將查訪。時王貴辭糧已久，孑然一身，補履為業以自給。貝子既憫其邁，又感其勞，欲官千夫長以酬之。王因年老力辭，貝子知其性耿麴，為置千金之產，俾得醉飽終其身。蜀人咸稱王之淳樸，而多貝子之勇於報德也。

乾隆辛未四月，聖駕南巡至山東，撫臣准泰奏稱：「山東之沂州府，舊為瑯琊郡地，嗣號臨沂，本朝因之曰沂州，尋升為郡。考之《通志》，該地為漢臣諸葛亮及晉臣王祥、王覽，唐臣顏杲卿、顏真卿故里，是以城內舊有景賢祠，為合祀亮與祥、覽及杲卿、真卿等五臣之所。及忠孝祠專祀亮、祥於內。

今各祠字雖皆年久堙圯，而志乘載之，裡民思之，並有諸葛城、孝感河諸遺蹟存焉。此五臣者，如諸葛亮之鞠躬盡瘁，殫忠漢室，偉業豐功，史冊炳然。至如王祥之純孝格天，王覽之友於感母，洵皆至性出於醇篤，非僅為一代名臣已也。若夫顏杲卿、顏真卿之節烈萃於一門，孤忠標於千古，尤為正氣凜然。是亮等不獨學術事功，彪炳載籍，且其忠孝友悌，實為千古人倫坊表。今事遠年湮，各跡雖沈榛莽，然裡民之懷想芳徽，猶昭昭可考。茲當我皇上翠華巡狩，聿修慶典。可否仰懇天恩，將此五臣，或賜匾額，或賜詩章。一經聖主褒嘉，則五臣之忠孝亮節，既得上隨奎藻天章，永垂不朽，而聖主表忠教孝之化，益覺光昭萬祀矣。」奏上，蒙賜七言詩一首，曠典也。

浙江蕭山張氏觀五、彩五昆仲，俱以資人為郎，出宦山東、福建。乾隆丁未歲，其家後園荒地上忽出大竹兩竿，枝葉凌霄，詭為奇事。是年秋，觀五擢東昌府知府，彩五擢汀州府知府。

乾隆辛丑十月，蕭山陸敬軒為永城尉。署中舊有柳樹一株，年久半槁，命工伐之。鋸板，見天然畫一幅，如淡墨寫成。左右峰石峻削，懸崖上有鬆一株、老樹一株，枝葉倒垂，鬆上纏藤累累。下有一隻扶杖立，高冠長袖，鬚眉宛然，左手納袖中著胸前，右腳前行，露其寫，左腳隱衣下，回顧若聽泉狀。雖妙手寫生不是過也。造物之巧，真有不可思議者。

畢秋帆沉為陝西巡撫時，曾上華山頂宿僧舍，夢有人長身玉立，著古衣冠，拜之曰：「某居此山中已及千年。近有僧人以大銅錘掛吾左臂，吾甚苦之。乞為解釋。」明日入寺，果見有錘一口掛大銀杏樹上，因命山僧移錘別置他所。

秋帆先生，生平於古人中最服膺蘇文忠公，每於十二月十九日，輒為文忠作生日會。懸明人陳老蓮所畫文忠小像於堂上，命伶人吹玉簫鐵笛，自制迎神送神之曲，率幕士及屬吏門生衣冠趨拜。拜罷張曼設樂，即席賦詩。秋帆首唱，和者積至千餘家，當時傳為盛事。

浙江金華吳紫廷鳳來，乾隆庚辰進士，任廣西象州知州。

境內有山，山上有龍潭，旱時祈雨甚靈。吳不信，嘗帶從役數十人入山禱雨，初見潭水甚清，一無鱗介，俄頃忽見有紅白魚數頭出沒其間。從者羅拜曰：「龍神見矣。」吳不信，引弓射之，一魚血淋漓帶箭去。眾惶懼不知所為，吳大言曰：「果係龍神，當現真相，吾始信耳。」言未畢，四山昏黑作雲霧，對面不辨人，潭水決起數丈，龍頭仰浮水面，其狀如牛，雙角有須，兩眼若漆，而所射之魚仍帶箭游泳於龍之左右，若侍從然。

吳始信服，再拜謝過。未幾，大雨如注。

琵琶亭在江西九江府潯陽江畔，題詠甚多。乾隆間，唐蝸寄英司樞九江，置紙筆於亭上，賈客能詩者輒令賦詩，開列姓名，交關吏投進。唐讀其詩，分高下以酬之。投贈無虛日，坐是虧累，變產以償，怡然絕不介意。去官後，過客思之，為建白太傅祠，尚唐公像於旁，至今尚存。

江陰李芥軒崧，隱居不仕，與其配薛素儀更唱迭和，有前明趙凡夫、陸卿子之風。一日夫婦對酌，偶以瓜子仁排作數行，芥軒云：「細剝瓜仁排雁陣。」素儀應聲云：「輕移杯底印連環。」一時傳為佳話。

歙縣程道平坦，少習制舉業，不售，去而學賈。生平敬惜字紙，每行街市，輒注目四顧，恐有字紙棄地也。人以為癡。

程樂此不疲，倡惜字會，僱人拾剝，砌爐焚之，灰則附客舟載至江而沉之。如是者五十年。年八十餘，無疾而終。歿後旬日，示夢於其子曰：「我前身乃文帝坐下白驃也。夙根不昧，惜字一生。今往浙江托生為士人，早擢科第，食其報矣。」此乾隆五十九年事。

常州孫氏祖塋，在府城西門外十里。乾隆間，塋上忽生連理木二本，上合為一，枝幹拳曲，人所罕見。至丁未科，裔孫星衍中進士第二人，由翰林累官至山東督糧道，曾作記刻石墓間。

乾隆己丑殿試，進呈十卷中，吳縣潘榕皋奕雋名列第七，以得信遲誤，保和殿御試不到，改為內閣中書。一日，劉文正公指潘笑謂同列曰：「此天子呼來不上船者。」

吳縣潘芝軒世恩，生於乾隆己丑十二月。誕生前一夕，其祖貢湖贈公夢一玉麒麟自空降於庭，贈公取置掌中，宛轉化為嬰兒。

比長，天姿聰穎，器宇端凝。中癸丑進士第一人，歷踐清華，年四十官至尚書。

乾隆癸酉，太倉王生赴省試，有同鄉友三人托預定寓定，恐臨期倉猝也。王因為之稅屋三椽，而已下榻於其房屋內。越數日，王臥病，恍惚見呂祖入門，手持香圓三枚。王起迎之，呂祖搖首微笑曰：「到口乃可吞耳。」王不解所謂。翌日，三人來，王亦病瘥。場事畢，三人皆捷，一解元吳溶，一第八名吳一桂，一十一名吳鏗也。

長洲蔣氏族最繁衍，其先世光祿公可竹墓在婁門外壩基橋。

五年合族會祭，於舟次肆筵宴劇，觀者如堵。乾隆壬辰二月，屆會祭之期，黎明有一白鶴舞於墓前，旋繞者再，四圍喜鵲結隊相隨，逾時始散。是年，少司馬元益膺覃恩一品封誥，四世俱仙鶴補服。閱二年，奉命典浙江鄉試，撤闈後，得旨給假回籍省墓，裡人祭之。

蔣參議祠在虎邱，祀明天津兵備參議燦，孫贈兵部右侍郎之達配焉。乾隆乙酉，高宗南巡至虎邱，見參議祠前門標林立，上曰：「這是那一家？」時扈蹕大臣以山東學政蔣元益家祠對。

上曰：「原來是唸書人家。」勝國名臣重邀溫諭，尤為異數。

迄今裡人尚呼為旗桿場雲。

蔣佚園贈公舊第，在郡城福濟觀西，門首貞節坊，為贈公嗣母盛太夫人建。自康熙初至今，綽楔巍然，左右屢遭回祿，坊獨保全。乾隆五十年間，鄰近大火。太夫人元孫媳陳氏，亦節婦也，居第內後樓，望見火勢方熾，一星冠羽衣人凌空指揮，若保護此坊也者。因得無恙。陳氏夜夢太夫人語曰：「上帝嘉我生前貞節，故臨災之際，神明庇佑。」今吳縣節孝祠中，木主首列者即太夫人也。後裔成進士者十二人，登賢書者三十餘人，其食報如此。

高郵州廩東有狀元墩，祀文昌神。神前有一騎，裕呼曰白特，甚著靈顯。王文肅安國、夏筠莊之芳、夏禮谷之蓉三公為諸生時，會文於此。文肅嘗夜入文昌祠，祠前故有一小橋，履橋上軟如綿，初不覺也。既至，祠僧驚曰：「橋圯矣，君何從來？」文肅茫然。次早見神前白特，四足泥淖，尚津津然，疑夜所履者即此也。後三人皆成進士入翰林，惟文肅官至尚書。

俞貞女名杏貞，金匱人，翰林肯堂女弟也。許字高郵明經金蘭，未嫁而蘭卒，女聞，絕食死。女能詩，嘗過露筋祠作詩曰：「遺烈傳千古。聞名似讀銘。噬膚空幻相，屹石護貞靈。

未見野蓮白，惟傷沙草青。崇祠留砥柱，多少女郎經。」時人以為詩識，所著有《杏軒集》。

蘇州周勛齋明德，官蜀中最久。嘗隨福郡王入西藏，見唐古忒風俗，人死即割以喂鷹犬，謂之天葬地葬。又割天靈蓋作盂，貯酥油供佛。明德乃稟駐藏大臣，出示禁止。其略云：「欽差駐藏大臣，為禁止割割死屍，以重人倫，以厚風俗事：照得天地至大，凡一切知覺運動之類，惟人最靈，惟人最貴。

無論山陬海澨，但係人類，莫不有父母焉。但有人性，莫不有不忍之心焉。既有此心，則君臣、父子、夫婦、兄弟、朋友，俱至親至愛之人，生時團聚歡樂，死後哀戚悲慟。人有同心，理固然也。乃唐古忒欲崇佛教，賦性愚頑，積習相沿，無情無理之事不可枚舉。即如人死殘割，與鷹犬掠食，謂為天葬地葬，竟與禽獸無異。本部堂奉命駐藏，治理斯民，蒿目疚心，不忍不廣為訓誨，俾佛地番民，共曉聖教而遵王法。從此養生送死，倫紀無乖，乃至願焉。查律載答杖徒流斬五等，所以治罪人也。

至於剝屍梟首，尤為極重之刑。其謀反、叛逆、弑父、殺兄、妻殺夫，乖亂倫常之人，方予凌遲處死。今唐古忒民人，各有父母、兄弟、妻子，生而獲罪，為王法所加，或斬或剝，其子尚為哀痛。或爾之父兄，為仇人殘害，其子弟尚欲報復。

焉有一生無罪，幸得善終，反被自己妻子凌遲，殘忍兇惡，一至於此。雖日夜誦經懺悔，何能消罪於萬一耶？爾將父母屍身殘毀，喂鷹喂犬，故爾之子孫，亦將爾屍照樣割裂，此即明示報應，可不猛然省悟乎？嗣後人死，概不許殘毀以喂鷹犬。自己有莊田者，於莊田內埋葬。如無莊田之貧民，現由達賴喇嘛撥出荒山，立為義塚公地，報官即與掩埋。倘有無知番民，仍不遵奉，即治以不孝之罪，凌遲處死。母胎後悔，特示。」自示之後，唐古忒民人感化凜遵，頓改惡俗。仁人之言，其利溥哉！

山東庠生張大美，素奉關帝甚虔。乾隆乙亥，張患病甚劇，恍惚間夢至關帝廟，見帝方升殿理事。著本朝衣冠，威儀嚴肅，張怵息不敢仰視，有頃聞呼張名，張匍匐至階下。帝在殿上語之曰：「吾廟中楹柱對聯，膚泛俚俗，甚不愜意。爾與吾有香火緣，其為吾改之。」張跪誦一聯云：「數定三分，扶漢室削魏伐吳，辛苦備嘗，未了平生事業。志存一統，佐熙朝伏寇降魔，威靈丕振，只完當日精忠。」帝深加歎賞。曰：「此四十二字，爾來歲當知好處也。」張叩謝出，遂寤，不解來歲何云。

次年鄉試，首場，張坐矮屋中構思未就，倦而假寐。夢帝肘之曰：「起，起，爾忘對聯字數乎。」張驚醒，文思沛然，援筆立成三藝，如宿構然。是科中式第四十二名。

蘇州府城圓妙觀之東，為臨頓裡。有錢某者以賣藥為業，謹願性成，市價不二，裡人重之。一日，錢方據櫃板修治藥料。

忽有一癩道士，抱一臃腫幼童置櫃上，撫弄之間，三遺其矢。

店伙大恚，將加詬誶，錢諭止之。道士曰：「居士善人，吾令吾徒自己收拾可耳。」即呼童俯拾所遺矢納口中，錢察其異，亟奪之。道士已肩此童去，步如飛，遙望之，所負非幼童，乃一葫蘆耳。因悟此道士必呂祖也。櫃上遺矢之處，異香經月不散。人有異疾不能瘳者，試刮板屑少許，和藥以進，病良已。

不逾月，櫃板洞焉。時人咸以錢家藥店呂祖曾到，利市三倍雲。

梁溪俞荅汀大鴻幼警悟，嗜學工詩畫，得唐宋人意。及長，循例入太學肄業。歲需膏火，自顧弗遑也。有吉水某，與俞素相善，遊學至都，遭疾不起。俞經紀其喪，盡罄己資，且撫育其十歲孤兒。延師課讀數年，學大就。適俞以考職發河工，將出都，以某尚未歸葬，其子不能獨留都下，急托其鄉人，給資令扶柩回籍。其子旋游岸食餼，感俞高義，至今屍祝之。俞年四十九，無疾卒。著有《荅湖吟草》。

定州唐河近村，為西山眾水所歸，驟長丈計，依阜而居者時遭水厄。有王某者耕於田，見水忽至，急趨至家，遇妻在戶，即負之走。妻大聲呼止之曰：「母在內，何先顧我也。」某舍而負母，置之阜。歸救妻，則水已及丈，居毀而妻無跡矣。奔告母，母痛甚，望水泣不已。尋見一屍浮近阜，某力挽出之，即妻也。母痛益，撫屍大慟，某亦視而泣，妻忽蘇，張目如夢醒然，形氣無恙。母子告以故，始覺再生。未幾水落，仍安居如故。蓋造物嘉其孝，特活之數外也。

容城張進士南川，父某以歲貢銓恒山學博，食俸十二年，積金八十。孺人以公年屆六旬，己年亦五十有七，子嗣無望，力勸歸田。公從之，乞休返，行裝蕭索，不及一肩。次保陽旅邸，聞鄰婦老少相泣，異而詢之。知老婦有子，為催科役，虧官糧三十餘金，限甚迫。其妻計無所出，將自鬻以償，是以悲耳。公惻然欲解囊以濟，慮孺人中沮，太息不止。孺人先亦詢知始末，亦以力薄，斂容不敢請。公會其意，以告孺人，慨然如數代償，全其骨肉焉。次早，車過西城舊石坊下，聞空中云：「該死者至矣。」又有人云：「昨以積善免，且有一子登第。」語甫畢，石坊崩，去車尾僅尺許。既歸，孺人以車中所聞語告公，曰：「一念感天，君或者其有後乎？」勸之置妾，不可。

未幾，孺人信水復至，居然生子，即南川也，遠近聞而異之。

南川幼聰穎，年十七成進士，出宰百里。二老人就養任所，俱享大年，積善之報也。

江北張某為人經紀，收債於江寧。歲暮將歸，黎明肩行李出城，門未啟，立市簷以待。倦甚，以置金之布搭坐身下，方閉目，城遽啟，忘攜身上布搭，僅肩行李趨出。行裡許，始覺，急返覓舊所，已各肆俱張，人如雲集，而布搭不知去向矣。於此愁眉觀望，徘徊不已。一老者詢故，以實告。邀張入曰：「今早啟門，得有遺物，未識相符否。」張曰：「為東人歸者兩大封，其小封則己物也，錠數分量各若干。」老者驗係原物，即還之。張感泣，願以己金奉。老者笑曰：「吾果愛財，頃則不言矣。君何不諒

也？」張不敢強，因拜謝，各道姓名而別。

張紙江待渡，而風大作，渡舟多覆，溺人無算。張惻然曰：「吾所攜之金失而復得，吾命亦屬再生矣。」悉出己金，買救生者操舟往救，立拯數十人。皆感謝，彼此通姓氏。中有一少年，江寧人，往江北貿易，回家度歲，即還金老者之子也。張異而告以故，聞者莫不歎息。後二氏結婚姻焉。可見濟人即自濟也。

元和施季子澆，性至孝。父病目翳，以舌舐之，二十日盡去，目復明。母病痢，五月不止，割臂肉和藥以進，病立起。

母思食梨，時尚未有，忽來一老嫗遺之。澆上有三兄，伯早卒，仲叔常客游，澆奉父母。索逋於東昌，一夕夢黃衣老人曰：「爾父病亟。」澆驚起，即刻束裝歸。至江口，陰雲四合，將有大風，舟人相戒無渡。澆涕泣叩頭，一老篙工哀其誠，渡之。中流舡幾覆，忽聞空中語云：「謹護施孝子。」厥後其孫文燾舉於鄉，請旌如制。